

第九回 費功夫嚴於擇婿 空跋涉祇是投詩

詩曰：

學力文宗巨，群英靡時風。
才憑八句錦，緣結寸香紅。
舊韻妝臺杳，新題繡閣通。
奪標雖入手，猶恨未乘龍。

楚卿聽得路旁樓上有人叫他，回頭一看卻是吳子剛，下了牲口。子剛迎著道：「一別五月，不勝夢想。」楚卿道：「不見兄回，特來汪家問信。」兩個上樓，各敘別後事情。子剛道：「兄正要來報弟喜信。愚兄出京時，聞得福閩倭寇已平，北直山西一帶，土賊猖獗，欽召沈長卿鎮撫。我想這幾個月，行了幾千里路，上任未久，那有功夫擇婿？如今轉來，攜家眷到任。賢弟來歲中了鄉科，到京又是順路，豈不是個喜信？」楚卿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子剛道：「如今喜信既報，即要回鄉。移居之事，約在來春二月到宅。」楚卿道：「專候伯母魚軒。」就同到子剛寓處住了，明日分別不題。

且說沈長卿同夫人小姐，於四月二十八日起身，直至六月中方到任所。沿海一帶，關津嚴守。倭寇屢戰不利，竟退去了。馳表進京，八月二十六日旨下，欽差鎮撫冀州、真定、河間等處。既已走馬上任，家眷陸續起程。十二月初六纔到冀州，家眷正月十二方到。彼時流寇竊發，不意二月中，打破了沙河、廣昌、長垣。長卿日夜設御，流寇方退長卿遂回冀州。時沈夫人見若素年長，欲擇婿。即與長卿商議。長卿道：「我久有此意。因宦途跋涉，祇得丟下。今幸地方稍平，正該留心訪擇。」這話一出，那些公子鄉紳，個個央媒說合，每日有幾個來說，你講那個強，我說這個好，長卿竟沒主意。倒是夫人說：「門樓好，不如對頭好。效蘇小妹故事，令女兒出題，選詩擇婿。」長卿道：「有理。」及至詩題一出，門上紛紛投詩不絕，一應著家人傳進，並無可取，若素一概貼出。有幾個央有才的代筆，取中了。發帖請到後堂，不是年長，定是貌醜；或有俊雅的，當面再出題一試，竟終日不成一字。一概將原詩封還。如此月餘，漸漸疏了。

再說楚卿，當日別了子剛回家，過了殘冬，至正月服滿，見過府縣學官。三月初，宗師考歸德，楚卿進考正出場來，聽得三個少年秀才說：「考一個科舉易，做一個丈夫難。」那個道：「沈小姐比宗師轉惡些，如今做身份，祇怕再有兩年熬不過，挨上門的日子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我們往來千餘里，空費了盤纏，不曾吃得他一杯茶。待他白了頭，與我甚麼相幹？」大家都笑。楚卿心中疑惑，就問道：「列位兄講的甚事，恁般好笑？」一個二十多歲、有幾莖鬚鬚的道：「冀州沈兵備有個小姐，帶在任上，要自己檢老公，出題選詩。多少選過，並沒中意的。小弟選中了，又嫌我這幾莖鬚鬚，恐怕觸痛了小姐的櫻脣，仍復回了。」楚卿忙問：「如今有選中的麼？」答道：「他到八十歲也不要選中了。」遂一拱而別。

楚卿聞此信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有擇婿門路，驚的是路遠，恐怕去又有人取中了。來到下處，躊躇不決。又想到：我為他費過多少心，小姐在我面上又有情，我若不去，難道送上門來？遂急急回家，也不管有科舉沒科舉，仍喚蔡德、清書跟隨，連夜趕來。

不日，已到冀州地面，逢人訪問，都說：「小姐眼力高，那裏有人選得中？」楚卿聽了，大喜，急急趕進冀州，尋下處歇宿。問於店主，店主道：「以前亂選，每日投詩有上百，俱被貼出。後來每日還有幾十，有選進去的，或老或醜，或當面復試不出，回了出去。末後一日，祇有幾個。近來夫人新設一法，不用投詩，求選者俱至迎賓館，先將家世、年貌、名帖寫定，管家傳進，然後出題。恐人同謀代筆，卻是一個另有一題，一人另設一桌，不許交頭接耳，著管家監著。香點完不就，一概不收。或有完的，詩內寫現寓處，以備邀請。如今，或三兩日祇有一個。」楚卿大喜。

明日，早飯後，喚蔡德、清書跟著，備個紅柬，進迎賓館來。管家問道：「相公是考詩還是拜見老爺？」楚卿道：「考詩。」管家把楚卿一相，口中讚道：「好。」即去拂桌擺椅，磨墨濡毫，請楚卿坐。袖中取出一幅格式來。上寫著十五歲以下，二十歲以上，俱不入格。楚卿看了，喚清書取一個紅柬來，上寫著：

河南歸德府鹿邑縣，胡瑋字楚卿，年一十八歲，面白，係生員。祖廷衡，官拜左諫議。父文彬，官至禮部郎中。

寫完，管家拿進去。少頃，見一個披髮童子，托一盞茶送上。清書在旁，掩口而笑。楚卿看見，想著上年自己扮書童在他家，今日他家書童來托茶，也忍笑不住。茶完，管家出來，手拿紅柬，上寫詩題。一個題是「花魂」，一個題是「烏夢」，下邊注著細字：「韻不拘」。又見一個童子拿安息香，把火點了兩枝。留一枝不點，放在案上，取一枝點的進去。楚卿問是何意，管家道：「小姐吩咐，香完詩繳，又恐我們受賄作弊，不完報完，香完報不完。故同點兩枝進去。如裏邊將熄，即著人出來邀詩，遲半刻即不收。」楚卿問：「留一枝不點是何故？」管家道：「小姐定例，點香一炷，要詩一首。題是兩個，故香有兩炷，逐首去繳。」楚卿又問：「這詩題是那人的？那個寫的？」管家道：「題是小姐出的，字是侍女衾兒寫的。但是完不完，要原帖繳進，不許人帶去。」楚卿又問：「衾兒曾嫁人否？」管家道：「說來好笑，今年二月間，老爺要把他配與書記，衾兒抵死不肯。問起原故，夫人道：『老爺未回時，曾有一個姓吳的鹿邑人來做書童，取名喜新，因見他伶俐，把衾兒口許他。後來不知甚麼緣故去了。想是衾兒要守他。』老爺聽了，要把衾兒撈起，衾兒直說：『喜新因奶奶親口許了，曾央朱媽媽將紫金通氣簪贈我為聘，今老爺若欲別許，寧死不辱。』老爺道：『你身子是我的，那由你作主？你私自結識漢子，敢在我跟前強辯！』要打死。轉是小姐說：『衾兒常在孩兒房裏，並無瑕玷，但女子貞烈守志，也是好事，望爹爹恕他。守一二年，若喜新不來，那時配人也未遲。』老爺就罷了。所以今年十九歲，尚未嫁人。」楚卿聽了，咨嗟不已。

管家道：「相公講話多時，看已半炷，請作詩罷。」楚卿道：「我再問你，小姐出了詩題，自己有作麼？」管家道：「小姐自然有作。」楚卿道：「既然小姐有作，何不勞你傳一個韻來，待我和著。」管家道：「小姐說，限了韻就拘拘了，不能盡人之才情，察人之品格。」楚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暗想：韻既不拘，我就取夫婦陰陽和合之義。第一首取七陽韻，第二首一東韻。正欲提起筆來，祇見八色盛果並一壺細茶，托到中間一張桌上。童子斟茶，請楚卿吃。楚卿本不想吃，見他請，祇得去領個情。劍見色色精品，嘗時物物可口。心上痴想：必是小姐親手制的。竟這盤吃些，那盤吃些。旁邊童子斟上茶，就飲了一大杯。竟見色色精品，嘗時物物可口。

管家又不來催。轉是清書性急起來，說：「相公，我們多少路來，特為考詩。今香已將盡，果子少吃些罷。」楚卿回頭一看，祇剩得半寸。剛立起身，祇見內裏走出一個人，說：「小姐催繳詩。」見桌上柬兒，祇字未動，口中道：「像是沒相干了。」楚卿急急提起筆來，信意揮一首。那人道：「還好，待我先繳送入去。」楚卿見香尚有紅星，說道：「一發繳去罷，省得走出走入。」又一揮而就，香柄上猶煙煤未絕。管家道：「好捷才！請相公旁邊注了寓處。」楚卿即注了，問道：「如今還是等回音，還是先回去？」管家道：「要待小姐看過，送與夫人老爺，選中了，然後發帖，到寓來請。」楚卿遂起身回寓。

且說沈夫人見送進考詩人年貌，就是當年俞彥伯所薦的人，想他必有才學，遂把帖送與小姐。小姐見了，對衾兒道：「這人也鹿邑若取中了，就好央他替你訪喜新消息。」因把昨日作的兩首詩題寫出。一炷香將完，即著人去取詩。香已熄了，不見繳進，對衾兒道：「此人必定也是蠢才。」衾兒道：「兩個題，原是兩炷香，且把第二枝點來，或者第二首作得快些，也未可知。」剛纔點上，祇見外邊傳詩進來。若素看時，卻是兩個帖子都寫在上面。心上道：詩未知如何，卻也敏捷。祇見得：

花魂(韻不拘)

輕颺淺笑正含芳，欲托東君費主張。
風細撒嬌來繡榻，月明涵影到回廊。
似懷古士憐香句，若妒佳人俏麗妝。
一自河陽分種後，多情猶是憶潘郎。

烏夢

翱翔求友類孤鴻，羽倦投林睡眼懵。
幽思不離花左右，痴情常繞樹西東。
忽從金谷催詩遍，又嚮蘇堤掠雨終。
心境未諧魂不擾，卻教啼盡五更風。

若素連看三五遍。遂道：「好詩。花魂喻我擇婿之意，烏夢寓求聘之情。宛如月下篋篋，幽情縷縷，雖司馬風流，不過是矣。」衾兒道：「婢子雖不識詩，但見小姐末韻是娘字，這詩末韻是郎字，以才郎配女娘，不約而同，先是佳兆。」若素道：「果有些奇特。你把這詩送去與奶奶看。」衾兒去一會，來對若素道：「夫人見詩歡喜，老爺十分讚賞。恐怕人物平常，喚管家來問。管家道自從前到今日，不曾有這樣豐採，就小姐也比他不過。且初來與管家說了無數閑話，及送點心出去，想必飢了，祇顧逐件的吃，直到香不上半寸，轉是他的小廝催作，他就筆不停點，也不起稿，竟一揮而就。」若素道：「如此便是捷才，與喜新彷彿的了。」衾兒道：「老爺喚書房發帖去請了。」

正是：雀屏今中日，繡幕喜牽絲。

未知幾時做親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衾兒說：「且把第二枝香點著，或者第二首快些也不可。」是望楚卿中式，要央他去尋訪喜新。